

柏規山房全集

柏枧山房駢體文卷上

上元梅會亮伯言

寄湯燮堂書

燮堂足下惟別之後越五日乃抵蠡彭蠡之口鄱陽粘  
天四望無縫乘舟徑入若隔人世決皆飛鳥遠影接浪  
沈沈白日水沒其半大孤塘之地嬌民嬉遊有似都會  
朱樓翠袖倚壁淩濤檣帆刺天管弦沸地亦耳目之一  
奇也舟次東流乃復甚雨黑風吹天江水反覆雷行波  
中魚鼈鼎沸開門看雨張口滿腹激電一瞥呈露鬼物  
咫尺以外分殊幽明雪然陽開眾響盡滅信足震耀心

日恢曠神氣者矣又五日乃抵鳩江風利不泊危檣張  
弓飛鳥在後晝寢反側忽聞鄉音同人相呼長干見塔  
自此數日遇長老述親戚之情話見流輩吐湖海之豪  
氣始大歡樂旋復感嘆憶與足下高談娛心浹辰之間  
乃在千里惟望足下時復嗜學精熟古訓驅除俗思冷  
君夢雲才十倍我維予之故不吝先施鯉魚東來報章  
勿忽

呈侯抑庵舅氏書

曾亮頓首自發江甯江神倚浪津吏設版日將三旬乃  
抵錢唐未止車角復瞻馬首昇篋乎西興繫舟於上虞

長河近海無風自波孤城在山不雨而晦每張燈就館  
隨征衣而到牀聽雞就道據瘦馬而續夢始到臨海終  
返會稽自浙以東風景絕殊登盤之鮮罕能知名地極  
卑濕每愁重脰苔錢施柴石髮隱几幕府岑寂無花表  
春地不生草非屈指時日不知所值在三春之間也胸  
臆結約或爲歌詩有吳下王君小梧深力此事當其得  
意無愧古人求之流輩未見其偶多間所得可慰晨夕  
家有書至知舅氏所患近已解體跂望德音幸力餐飯

答友人書

損書及詩示曾亮以爲學之道甚悉旨哉言乎尙有所

蔽輒復自明夫不停者時也無涯者心也前蹤方起後  
塵已滅今科報間來歲發策彼未思夫人生百年其可  
以容幾次報間幾次發策而頃不槁者也時命大謬藏  
其臭腐之言以死可不謂之大哀乎此最下策者矣昔  
曹子桓有言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  
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然士有把筆頭白而長逝身  
銷者率是外重內拙無率性之語窮老盡年爲積字之  
學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不朽之盛事盡此而已且夫  
詩藁本於風雅史首末於春秋使世之爲史者毛舉風  
月之吟弄翫縷山水之登臨世必以爲芻狗取而踐其

首脊乃謂發情之作有異於此流連光景者謂之得真  
感激當時者謂之出位將毋周南之妻賦王室而必刪  
棧車之士譏周道而非職成康之際所謂太平覽其危  
苦之詞惟以殷憂爲主此豈所謂無病而呻者耶君子  
之言也甚於水火小人之言也以爲禽犢子建曰其言  
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僕於足下亦何以異於古所  
云哉

寄王惠川書

小梧足下近復何似昨閱邸抄得悉浙事追惟幕府不  
勝傳舍之感念切吾子復會焚巢之凶食貧故態遠想

如在仲春一別歲月如流端居無賴所懷萬端曾亮行  
年二十有四古人之書不能閒其關鍵時人之情無以  
得其要領將欲從事科舉畢命走趨則恐蹈蘇子十上  
之轍徒貽沈公十年之悔欲遂古心爲質揮手世好則  
竊自惟五十老親道長於外六尺壯男安坐於室曾不  
能紓朱拖紫爲宗族之寵復不能乘時乾沒逐什一之  
利又不能底春負薪代臧獲之任雖復孤笑一卷之中  
驚精千載之上將何以上對毛義捧檄之忱中仰子路  
負米之義此僕所以展卷而思恍若有亡者也計可以  
孺染筆札邀斗食之資者惟書記職耳然此事與古異

邇久矣滑習既久手筆骯髒非愚所能恐既能之後求不能而不可得故不爲也間以暇日遊心章句但兩載所得似語無成處者差少於古人之秘思曲致未有得也昔嘗謂博聞強識則所業自勝今知此自兩事昌黎自謂於古人書但求義理不暇及名物經制此古人之善用所長耳近作數首寄覽略具近狀不宣

姚姬傳先生八十壽序

南極懸光之秋日舒化國東坡攬揆之度臘日嘉平惟賀世之哲人錫康甯於好德五更三老斯實邦家之光校德論功尤屬弟子之事恭惟桐城姚惜抱先生文章



千古可調在茲洪範五福蓋將咸備顓詞非所以稱盛德也小言不足以備大觀也提提其要可得而言先生世無曠僚少有令譽祖傳韋孟之詩母授范滂之傳雖產鮮百金家徒四壁而游思之業方新屢空之樂無改旣而受賞於武成宮中經過於瘡武樓下紹金華之業與校中經收玉筍之班無非上品發聲北苑加等西臺此已極俗觀之所嫖嫖而要非先生之所自見也且夫名高則迹近道直則身輕昔袁盎抵巇於申屠望塵不免賈生開隙於絳灌藏器何疏折衷兩端權衡斯得然則張季鷹命駕而去豈役志於蓴菰阮嗣宗負薪爲詞

藉收身於黍稷世徒以三釜心樂懼失曾子之養而不  
知五斗腰折難屈淵明之躬此先生之出處對古人而  
無愧者也若夫侍天倫之樂應人師之求膳羞馨潔時  
牽束脩之羊棣棣奉承乃酌問字之酒雖曰掛冠不忘  
鳴鐸非直養也尤有進焉自經師異派曲學華離綜大  
九流蓋有三道曰義理焉曰文章焉曰考證焉咸墨守  
輸攻出奴入主爲詞宗者務華絕根談樸學者忘經數  
典先生挺搢一元兼包三昧風來水面悟成章於自然  
天在山中參博物之微旨欲使輔嗣執卷不笑康成范  
宣宗經亦知莊子故其論思六藝彫琢百家闕疑斯慎

非坤乾而不徵圓機所流說雲漢而無礙存大體於碎  
義買孔不能溺其心辨古書於羣言鄒魯不能昧其目  
及乎微之發覆世昌子美之詩歐陽代興人學退之之  
步黜險怪而弗錄劉晝慚其大愚恥骯髒而弗珍虞初  
別於小說述者謂明學者宗之此卽隨流平進潤色鴻  
業其所成就又多乎哉先生暫違龍眠之居久開雞鳴  
之館此邦人士尤所染濡蓋室有懷道之士門無挾貨  
之賓而韜袞無方光塵大合清言徐動濠梁之意已生  
眞想在中羲皇上人不遠至於夢無超俗而習斷三宗  
藥屏不終而靈懷兩卷雖假道於旁流益發皇其庸德

於以血氣和平子孫逢吉宜也非幸也今庚午季冬之  
月爲先生開袞之辰前此九月有重赴鹿鳴之喜班躋  
九卿服加三錫是時天下之士咸調稽古之榮夫雖對  
榮觀宴處超然者達人之大觀也而雍容揄揚著於後  
嗣者凡眾之盈願也某等愧夏蟲之難語思春木之常  
葩無不含識知歸於以抒情宣德如七十子之服所愧  
微言以八千歲爲春此其初度云爾

答惠川書

曾亮白承足下惠書得聞緒論掎摭利病殆無遁情勝  
我自知良非虛說猶復羅列前修念其安處僕雖無忝

能無概於中乎僕少無遠志業非高符徒以隨流之學  
不爲後人遂謂仰取金紫如拾地芥爾時性分所至豈  
必離溫飽出軀命哉亦云榮曜所眩而已而率性盡智  
則受嗤於拙工回道易慮則見遺於大匠始知貧窮不  
可以力去摺紳不可以妄干竊悲夫日月方盛而劬勞  
未酬鵲鵲將鳴而修名不立然則剗心斧藻之中馳騁  
聲名於右亦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乎已而畧涉諸子  
之說旁及外家之書雖注茲醜泔一得無補然神智之  
益未嘗無焉竊以爲使屈原不疏於懷王而受柱國之  
任未必能折強秦之鋒深明不終於參軍而當大夏之

傾未必能駐典午之運然觀其眞宰之地忽然忘生名  
義所臨必有校然不欺其志者矣然則發非廊廟而詆  
訶君公塵務攖心而嘯詠邱壑此爲大耳曷足貴乎若  
使林草之樂得同全人猶庶幾嘯歌古人之風收拾遺  
老之言甯治忽於千載玩倫黨於一室疇昔之論曷嘗  
忘之然士之科第亦有命焉況不朽之大業乎或達而  
有成或困而亦敗位置自天非人可謀要期之歿世是  
非乃定司馬子長之言不吾欺也略陳愚心以答尊旨

寄湯燮堂書

曾亮白昔懸鞍貴州奉筆幕府得展清塵忘其固陋徒

以江海善下不恥虛襟遂得分雷陳之密契庶清談於  
尹班雖疏狂自昔翰翮無取然春陰秋煦高言永夕何  
嘗不慷慨立身之事含懷大雅之音懼古人之我先痛  
來者之難誣此要之白首豈率爾之談乎惟別之後歲  
月易得三年不見今已倍之足下振景鄉里躡躑金臺  
左親戚而就道望關山而川驚大河以北馬肥車多丈  
夫游戲跼屣悲歌禿襟少婦挾瑟漳河游媚貴富客舍  
經過或乃晨雞四動馬鳴蕭蕭回飈拂野驚沙捲茅登  
車臨睨來軫相望川原蔽虧道阻且長攬轡奮發忽忘  
故鄉猶復徘徊孟嘗之門淒惻邯鄲之道過雍門而悲

高臺臨易水而思壯士雖亦行路之艱難豈非生平之  
盛志哉若夫金城濟濟高門峩峩鳴鐘聯騎暮弦朝歌  
軼鴻附駟之倫佩玉長裾之士事魏其者如子音籍福  
者如弟出謁舍而懷刺臨交衢而置馬莫不望鶴蓋而  
飛旆覩雀羅而返駕自非喉舌如君卿筆札如子雲車  
騎甚都跪拜便嬖豈有當於後車之清塵府廷之顏色  
者哉今將致慙捐於貴遊之前舉痴步於華屋之下翩  
其反矣持此安歸足下其將有願舊華而傷懷感積薪  
而太息者乎僕契闊古歡寂寥舊讌雖筆耕爲養而饋  
粥靡資入東兩載而黔突未久跋履而往彈鋏而歸重



以門戶不昌陰陽所食一弟兩男相繼天沒貧疾交并  
疏懶彌甚方今大海之氣將輯竹宮之塵已清士之挾  
一藝能文章者習相如登封之書援班固典引之論典  
竄蘿圖琢磨玉牒案六磨而梭德渺五龍於小康高者  
得中書次者舉孝廉使僕飾其愚心自同時人能言之  
流不爲後矣然則賈氏發難於漢廷阮生昌言於晉室  
固慷慨之士哉亦時命之故也若長此寂寂蓬累而行  
左圖右書此焉自足先人敝廬喬木猶在北窻時敗臥  
見鍾阜樵蘇不爨勝友無乏方且偃仰牛衣辟晷糟食  
徒磨丹於虛牝甘尚白於幽室亦各其志也嗟嗟百年

之期無以限七尺之身陶陶之生無以救汶汶之死去  
矣湯生天各一方親睽如子言胡可忘各保神理發此  
景光臨風敘心能勿悵悵

弔梁武帝文

昔梁武帝以日月之姿值雲雷之運長驅樊鄧虎螭其  
師遂乃乘龍馭天斷鼉立極拓百七州中原之地復三  
百年全吳之基金甌之固江左無斯矣若夫鄭重斧斨  
推尺布斗粟之愛膾惡粉黛卷帷薄衽席之情盛德之  
事幾乎備歟觀其長纓變俗束帛相望五館風流八儒  
雲會屈九重之貴吟口寒士之歌虛萬有之懷讓齒老

生之見張率未立料理以清官聘君旣亡宵然其天下  
宜乎有君如此曠世聞而叩心彼美人兮寒人於焉扼  
腕者矣論者謂帝棲神彼岸臧志勝旂馭豺虎以人靈  
遊叔世如太古信己之無詐謂人之何嫌故使壽陽肆  
其憑陵正德成其暴聞大盜移國職此之由然而達孝  
之身難回管蔡推誠之主亦有龐萌斯鬼謀之弗臧豈  
長算之可及夫以謳歌獄訟之身而與神怒民怨者同  
口實以鑿彫爲樸之君而爲窮姦極酷者所目笑隆替  
之迹不亦悲夫此則秦政擅場而漢臣黜之五運宋襄  
蹙國而魯史進之三王非夫遠性之士孰能同成敗而

爲議乎余辛未之秋郊居之暇東涉青溪言經朱异之  
宅北眺幕府悵望臺城之巔不自知其何心遂憤懣而  
獻弔冀使憤王之像鑑窮途而繼悲武皇之臺感下士  
而入夢云爾

紹江左之荒屯經三辟之鼎遷著戎衣而一怒想周禮  
於七年悲雄猜之繼路將毀方而爲圓開天門之蕩蕩  
去韜裘之糾纏欲禮樂之設尊欲刀鋸之忘筌豈飾智  
以驚愚實道德之天穿伊振古之有君孰一眚之不愆  
非生民之道息終維持而安全被茂陵之好仙告登封  
於上元何三寶之構禍莫收責於後賢最英君之開物

隔人存而社遷惟窮門與新莽乃暴興而疾顛痛哲王之丁躬得下愚之所便既博觀乎載籍疑天心之有岐或督責以自娛降至尊於吏師比黔首於芻靈以股肱爲附枝盡上理於滑習齊萬形於一絲或陳情而被劾潛衝漏而不知廣心局於促路新知格於舊儀委大業於小吏豈惻惻之在茲雖徒善之非政愈錐刀而爭之既仁暴之同盡亦何怪乎爾爲豈興哀於無情孰使予之多悲

冷循齋墓志

先生諱宜南姓冷氏江甯人也高安舊望明季來居門

行承於百年曠僚及於五世父諱震金爲建甯縣知縣  
有惠政焉清節焉先生少而寒人黽勉生活有茶將手  
無瓜鎮心織簾終日猶誦雲禎之書斫屨當家常握江  
泌之卷博習九年發聲五館受論語之學常數百人講  
尙書之文律四十遍大令君官建甯往視起居歸謀屏  
當張載馳驅於蜀郡愧此再三袁閔徒步於彭城無其  
萬一及掛吏議遠赴軍臺先生緣訴道途綢繆金矢吉  
粉陳情方許其宥父安國失志已卒於徙屯悲乎哉入  
玉門之語在耳豈忘通泉路之財剝心難得宜先生之  
一叫已絕五內如崩也乃散髮奔星承眶戴露出張家

口至七臺扶柩歸里風饕雪虐遼廓無睹之鄉晝號夜  
哭情事未伸之罪吁其悲矣心傷瘁矣昔懷順載喪徒  
跣千里延義負柩輟塚數年猶是黑水之域不踰赤縣  
之封準以今情殆同慚德外兄黃某卒一挺乏燭三寸  
無棺先生慷慨營凶散贍成美巨先削牘棘人無待種  
之瓜世期解衣桐子有必貸之粟卒使公乘之婦植節  
表閭任昉之孤懷仁分宅道經鄱陽見覆舟孤客泣路  
無歸淒然摧心資之行腳折車之士得子相而辦裝奉  
輦之吏逢叔度而贈策好行其德先生有焉乾隆甲寅  
舉於鄉試禮部以用後漢書語被放帷帳何典乃疑外

家之書船趨非僻見黜內翰之語所謂富義乏時者歟  
令德滋永大命不延臨終縣懺恐太孺人悲哀每來省  
視猶自撐拄嚙被之痛不化於蓋棺循陔之忱常持於  
入地嗚呼哀哉先生生於乾隆某年月日卒於嘉慶某  
年月日孺人王氏長子文耀次子翰香皆有志行承其  
道風以某年月日葬先生於某所博博黃土蕭蕭白楊  
魂魄匿此白日寢光先生壤子曾亮淡交懼夫靈翳體  
幽厚德掩息俾進稗詞用昭穀美南朝石誌實創始於  
顏延東漢碑文獨無慚於郭太

甘節婦徵詩啟



蓋聞會稽刻石特載廉清列女成圖始標高義譽流風  
霜由來尙矣畧言其概區以別焉若夫顓嵩並逝目下  
尙有阿奴堅冰未亡身後傳其女訓幸哉有子永錫爾  
類者矣抑或垢衣糲飯三寶獨依夜績晝田七喪咸舉  
則亦事止守身沒無遺憾者焉未有天民無告不可生  
爲地下埋憂尙成死孝如甘門金氏者也方其敬相夫  
子六行載循奉承君姑四德靡忒固已言惟閭內樂比  
房中而乃連翩夫婿共許上頭婉孌鴛鴦忽摧左翼慷  
慨隨君之誓伯道無兒徘徊囑婦之言小人有母斯時  
也羅襦永謝止請紉針之勞廳事不過竟持門戶之祚

雖其負郭十畝人粟一鍾羹湯不供織作未免猶分私家之田俾助宗子之祭然則居清臺而擅富移紆里而多金同茲貞德之流勝彼義營之暢及乎倫黨之間咸推名德兄弟之子爲續義宗則又燥推濕就線短縫長視同麒麟之祥無懈螺贏之教伶仃孤苦至於能任衣冠險阻艱難乃得宜其家室此卽魚成同隊憐子之鱗已枯鳳轉清聲將雛之毛先落豈知小同未孕虛說弄孫彭祖紹封又成亡子此則丁民求仁復見未亡之婦會仁旣卒誰問乞活之親宜乎絕命無辭含悲猶視也論者謂招魂難返但有寓言召鬼非經虛求方士然而

阿母猶存舒姑之靈未歇佳兒竟逝長陵之女如生以  
悲以咽若有人兮是耶非耶吁其靈也豈非杜鵑化魄  
終振響於曉枝精衛離魂尙呈形於銜石乃至是哉非  
可詳矣茲者彰之扁表魯冊於是飛華第入軒轅周篇  
於焉騰茂竊以陳留高行得齊泚而特書江南義聲待  
李華而作賦恭聞故事亦所庶幾爰求一字之褒用慰  
三泉之痛云爾

王惟月誄

王卿圖字惟月江甯人曾亮從母子也鄭小同之生已  
嗟孤露魏陽元之幼實養外家弱號通眉勤能燁掌番

禹廣文喻君高識士也見而器之如樂令之嘆叔實戴  
侯之眷安仁焉年二十補博士弟子員往贅喻氏自番  
禺赴江甯省試凡三至焉君秦贅之年已深越吟之思  
彌篤徐陵江國別無駒王之宗子厚海天長痛馬醫之  
鬼畱叔隗而去難擬趙衰依江氏以居不甘劉穆而干  
金莫贈未營陸賈之田四壁先無難返文君之駕此其  
所以壯心長躍垂翅猶飛也豈知羅隱無名受嗤下吏  
方干得第不及生前慷慨自哀幽憂成疾比冬心而盡  
卷痛春肺之難痊以嘉慶某年月日卒於嶺南青蠅作  
弔同仲翔絕命之區白馬歸來待子文成神之後泣藐

孤於總帳畱寡婦於珠崖嗚乎哀哉曾亮少同魚隊年  
次雁行歟浩其騎之識分定規隨苟偃不舍之冤情虧  
盥撫況復相如一卷竟零落於家人長吉五編莫郵傳  
於半夜以是思哀哀可知矣嗟乎愧王忱之獨行何自  
迎喪憶任護之少歡能無作誄其辭曰

嗚呼王君少而天窮既失乾蔭亦違母憂涇陽垂恩淮  
水繼絕大經皆通小雅無缺雁飛庾嶺鳳集秦樓鴛鴦  
左顧鷗鵠中畱琅邪田荒潮溝宅棄同車有懷辦裝無  
計長辭丙舍久客丁年秋墳號冷夏屋悲纏梅隴馳驅  
麻衣顛倒非馬虛談是龍莫報途窮線短憂多帶長通

神何術罵鬼成狂歸魂白下加骨朱方嗚乎哀哉少小  
相從釣遊不捨舅氏謂余斯賢蓋寡學異杜鵑樂非竹  
馬時雖心孩聞此意下昔遊如在今病疑誣報章屢易  
得句猶塗嗚乎哀哉裹飯弗親寄縑何有莫與遺言誰  
歟死友蛟龍易得魑魅相過招魂不返傷如之何

書陳寶田男文保壙銘後

壬申七月余友陳君寶田喪其次子哭之痛焉雖循有  
虞瓦棺之文兼援女挈壙銘之例書以示余且曰君必  
爲文以誌吾痛余觀其詞越理表愛滿身中蓋欲使人  
父之痛託文章以自勝寄住之緣與天壤而相弊夫以

陳君年未登於商瞿男已大於叔夜斯之再索本異孤  
根未及下殤差非碩果而乃悲殊有子痛等成人通蔽  
相妨豈謂是歟然而毛髮無一節之體拔之而性傷駢  
枝豈十指之須斷之而心死謂夷甫孩抱之物必殊元  
嘆起家之子斯觀物者未深謂太尉初沒之感必存開  
府繼體之憂斯言哀者已薄然則東門之意西河之譏  
惜乎斯語未證曩賢

萬松丙舍記

鎮茅州之巨邑冠花碌之羣峯爰有葆山實爲吉壤方  
恪敏公以袁安訪葬之區兼杜預表營之地者也當其

力宣四岳心在一邱命種樹於京兆長阡擬誅茅於宜  
陽大道故其山盤如馬樹化疑龍接三茅之仙都鬱萬  
松之勝境固已神扶粉櫨愛永植梨然而歸思白首早  
慕東坡禮備黃腸方辭 北闕趙武之九原雖從先墓  
謝公之一宅未傍佳城嘉慶十八年癸酉冬葆巖尙書  
葬吳太夫人於是山也免居廬於五月俯就前經誓守  
墓於三年藉伸遺令於是援旣葬泥屏之制爲行服墓  
次之居雖度巨先葬母之規實循晏子嗣先之意庶幾  
封樹向免迷庚卽準墓田舍同居丙顏曰萬松丙舍命  
會亮曰先公志也爲我志之此雖楊雄家牒已號祠塋



安世祠堂亦鄰冢地未聞以構堂之述作爲廬墓之瞻  
依傳爲美談靡得而議者矣抑尤有進焉當尙書廬墓  
之時值 朝廷軍旅之事 天子簡翰藩之重望撫  
首善之要區蓋墨衰發命晉子策勲金革無嫌魯侯奏  
績爰以直隸總督起公禮也且夫辭遘事而行喪則忠  
兼田況遷吏部而奪禮則孝薄山濤卽張華攝以參軍  
已嫌從利惟閔子經而服事不異無官公於是請赴顏  
行急呼門之義表辭領職伸未練之情斯時也少別松  
嶠儼辭子舍暫違苦宸將入軍門蓋慷慨乎今情難依  
同於本志矣豈知陳辭方入吉語先聞 天子念解

宏不以喪事辭軍謂富弼可以時平終制遂有絲綸  
之降并寬弁冕之行然則非明公有權有節無以合變  
禮於折衷惟聖主克類克明有以鑒誠願於望外  
彼蔡雖居場免馴其側夏方守冢虎擾其旁雖誼篤於  
天親非勢兼乎家國豈有遭遇殊施克全至行如我公  
今日者乎此其攀留風樹悽惻山庭益以感盛德於  
無窮非徒畢先人之宿志也伏思歌雙柏之廟則知同  
德之君臣紀三槐之堂則思濟美之父子古有作者今  
實兼之曾亮輒不辭固陋略誌始終庶紫芝白雀不侈  
楊炎廬畔之祥孝子忠臣如讀魯峻墓前之記云爾

題陳小松綠楊城郭是揚州圖

甲戌之秋小松與曾亮同客揚州兼取阮亭之句寫放  
爲圖命曾亮爲之記夫以阮亭擅春華之妙譽分冬李  
於此邦於時江北青山濟南名士勝流咸在宏獎攸歸  
西園公子飛蓋追歡南郭先生吹竽願附莫不手中團  
扇競寫放翁頭上墊巾同傾郭泰圖烏絲於醉後吟紅  
豆於春來能使江城俱如畫裏每逢時節不異江南頃  
以奉筆名公懸鞍勝地雖愧聲華之寂寞尙懷文藻於  
江山況以小松早負壯遊方資時駕一覺揚州之夢二  
分明月之時有不過梓澤而憶安仁憇竹林而思阮籍

者乎爰是述其遠性綴以蕪辭庶幾廣陵之散未絕於  
嵇生正始之音長談於叔寶云爾

上方尙書啟

曾亮少無學識長更迂疏擲此非金薦雄無賦高軒莫  
遇虛驚正字之雞華屋難投有吠宗元之大雁方北向  
何自隨陽鳥久南飛自然嘯夜羸糧之思久絕負米之  
願方殷猥蒙明公古心念舊甘肉憐才後生見許於東  
山子弟獨親夫北海府廷榮立時俄子夏之冠驂從無  
聲徑入亥唐之座已足使解嘲醬瓿增價鹽車而且馬  
磨難供憐其落拓龍門可送許以吹噓鹽政阿公重一

紙之劉書饋兼金之薛賸雖相如未至梁園之酒將開  
乃呂覽未增秦國之金先賜德真堪飽惠豈嫌懷學士  
吳公以曾亮嘗不棄於大賢庶可觀夫小道暫延賓館  
俾校官書昔科居文學方通三豕之訛況識愧知幾敢  
任十羊之收徒以嘗懷揚槩莫致惠車藉觀未見之書  
粗辨當時之體庶變茲齊氣襲彼唐珉聊以忘慚惟茲  
報稱靜言撫已敢外私恩

訓導馬先生墓誌

先生姓馬氏諱惠字秋水先世鄱陽自五世祖文達定  
居祁門遂號南仁別爲東眷曾祖諱承軻祖諱任侯父

諱騰皆行歸都士世秀道風先生孝聲聞於四齡易學  
受於六歲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乾隆歲乙卯舉於鄉  
先是

純皇帝重熙累洽考教燭幽白麟赤雁之  
瑞茁貢川珍碧雞黃馬之才雲集霧合先生援孟堅之  
典引諷子淵之中和文屢奏於六飛帛每頒於三服於  
時君苗焚硯敬禮訂文仲景題輿禰衡畱刺先生亦含  
懷國論銳志朝英而十駕徒勞九關未入望神山之東  
峙成狂水之西流以嘉慶壬申年授海州訓導未逾年  
而卒嗚呼哀哉奇懷歿於平進長轡困於短途此則士  
室歌風之士空廬抱影之徒亦獨何心蓋非無見爾矣

先生生於乾隆壬申年八月十日卒於嘉慶壬申年十二月三日所著秋水詩集若干卷娶謝氏王氏子三人泰豫兌泰豫補博士弟子以嘉慶二十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所而員石未刊貞風或墜曾亮交陸機而知世德遇潘岳而悉家風文非諛墓幸免議於劉父字可生金想呈祥於賈氏云爾

嚴小秋詞序

夫詩陳小已必兼家國之流詞有別裁惟以性情爲主俯仰身世斯最優乎上元嚴君小秋示某詞集若干卷觀其深源白石別譜黃河題非杳篆之盤句掃瓊壺之

酒吟成紅杏便覺春多賦就黃花不嫌秋瘦皆非得已  
略可粗言若夫一絲舊族八米清才早遇伯喈徧矜座  
客偶過皇甫輒屈鄉人固已數安石之碎金沙披短李  
握崑山之片玉瓦注常楊豈知相者舉肥生乎太瘦鳳  
翎稀而隰雨鵲尾禿於填河短衣杜甫未入南山長袂  
馮諼時過東國警價豈羊皮可定風霜與馬骨俱高往  
往照蝎安牀聽雞就道況乎匏瓜獨處蒲葦難移烏夜  
嘯於前溪雉朝飛於大道青牛帳裏蛺蝶三更朱鳥窻  
前蜘蛛四屋宜乎百端交集三疊纏綿以長短句之篇  
寫畔牢愁之作者焉然而魏三之集或訝古人第五之



名若無驃騎鳳毛推謝牛耳尊齊大江南北聯白社之  
羣賢老屋東西占青溪之舊曲每至經臺納夏笛步買  
春筍覓梁碑榛披陳井游童執席勝友提壺就樹哦松  
逃林就竹此又酒龍詩虎葛長庚之妙語可尋撫鶴聽  
鶯張功甫之新聲未歇者矣嗟余下走竊附三同示我  
高言能無一字至於聲音之道文字之工鐵綽板之高  
歌羽聲慷慨金縷衣之低唱眉語分明暗香疎影殘月  
曉風古有人焉今無對矣

書人小詞後

泥中墜絮久作禪心屋外狂花忽驚天眼遂使青衣小

賦傳遺行於中郎錦瑟餘悲愧雅懷於商隱已而馨香  
三嗅悟彼斷腸河滿一聲慨焉分手伎開後閣幸無忝  
於其流氣盡前溪終有慚於青款嘉其通徹斷彼懊懷  
爲誌歲月焉耳

柏硯山房駢體文卷下

上元梅曾亮伯言

上座主李芝齡先生啟

白拜別京邸恭送旌麾不奉教言候過寒暑伏惟老夫  
于大人紹絕業於金華收奇珍於玉筍匡廬秋爽擁星  
節而觀風彭蠡春深泛天船而掇秀朗西江之月壺鑑  
同清駐南浦之雲幃帷在望下風竊聽以頌以欣曾亮  
幸出門牆得親几杖而花如秋籜草謝春零將陸沈黃  
綬之間且仗立碧油之幕茲乃定分詎敢怨尤然一再  
以思遂以病告實以少無學術長更迂疏有責張子羽

之頭難對謝宣明之面才非曲逆問錢穀而不知德愧  
陽城效催科而亦拙若使黽勉下吏奔走上官聞暴直  
指之威則摳衣進謁奉薛太守之教則鑄職長辭桓公  
方喜顏峻已嘖古人云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  
之詩惟憂句盡非有慕於望空實已思之爛熟惟是受  
知匠石忽成傑社之材空遇醫王莫備藥籠之物疚心  
無極顧影知慚前有恩言命寄撰述詩未繕寫文先錄  
呈將讀東觀之書行知已矣若備西齋之錄豈日能之  
所冀青陽布澤雖朽壤而同膏素月流輝卽汙泥而亦  
照或不遺凡陋賜之話言得有據依實所感荷無任依

戀之至謹啟

與朱尚齋書

適聆尊旨具悉盛心出諭鄙宗靡不加額況某辱在部  
民誼同後學猥辱士安之敘寵褒沈約之詩比於餘情  
尤叨末契其爲感激莫可形容惟因恃愛之深轉有徑  
情之告承諭茲山必須按閱庶幾界址永判華離俟人  
證之俱齊始地形之可驗具見閣下公聽並觀之心平  
施稱物之意竊思前案大井之山秀發固稱巨擘後案  
達莊之樹德位亦屬渠魁是關兩案之重輕已有三人  
之現在命其隨往似可證明必俟餘人恐滋淹滯彼謂

來而就繫不若遠以逃威又在押之犯計日漸深將託  
病求歸或借端請保求而不允似乖仁人之心去而復  
來難測小人之腹可否先賜履勘易分曲直倘脅從并  
到固有明條卽首惡專懲亦昭後戒其爲通變諒具勝  
裁某前至鄆村因謁先墓百年喬木一旦摧薪對殷氏  
之槐自然流涕攀陶公之柳不覺傷懷仰愧先靈俯慚  
宗老所冀親勞徒御立降指揮使山陰父老贈太守之  
或儀河內兒童問細侯之安否邛墟變色草木生輝謂  
眾母之來臨知都官之有後庶憑光寵以警愚頑從此  
查梁相繼歌召伯之甘棠松檟成行拜韓宣之嘉樹桑

田一駕櫟社千年是所不圖竊爲仰望某頃因母病歸  
慮身羈將陪長者之車未容擅便亟下倌人之命無任  
知恩

上程問源中丞啟

前在京邸下賁高軒猥辱溫言代規私計謂王陽親老  
非當叱馭之時謂蔣琬才疏宜作免官之計并欲後車  
命載以代馳驅東閣畱觀代謀甘旨時某急謀歸省未  
得趨承每念盛心常縈鄙內伏惟明公以弼亮之資膺  
保釐之任八驕擁望峻比崧高百郡承流溫同河潤敷  
薛侯之故事莫便陳畱歌召伯之循行非徒汝水猶復

古心念舊甘肉憐才歎柳下之卑官惜揚雄之落拓昔  
裴晉公身都將相而拳拳於皇甫之疏狂李太尉勲在  
巖廊而款款於封敖之文筆蓋有過人之德位必兼邁  
俗之性情以古方今其致一也惟是某少無學術長更  
迂疏略涉八儒白馬先生之論粗窺百氏黃車使者之  
書欺或受於古人用不堪於當世而龍門初試鶴版先  
催黔山萬重黑水兩戒喜未形於捧檄情已結於牽衣  
因以內省微躬仰循尊指守君魚之戒豈慕脂膏維子  
馬之言實慚官次前所領照輒已繳呈范中郎落溷之  
花恥爭高下列禦寇隨風之葉且任東西若使晨羞夕



膳不缺於供右詩左書暫得於已撫徐君之中論述仲  
長之昌言略使簡篇與有名字卽如甘寢無復他懷然  
而著襦無複每慮兒號轅釜有聲常遭僕慍非授經之  
有地實資米之無從且逆浪之魚織鱗莫助退風之鳥  
鍛羽誰憐計惟明公資常楊之重望推孔李之深情玉  
燭流暉則溫回黍谷金輿聳轡則景曜萊城朝發一言  
夕濟千里始可使襤褸人座免笑寒人襤褸臨門不嘲  
熱客然伸紙自慚上書復止者緣以家弟某恭承宇下  
深慶時來抱關擊柝尙未附於官箴適館授餐竟登名  
於客籍李元禮龍門之地自古爲榮衛長平馬廐之奴

從茲可免恩施過分報稱逾難倘能體愛屋及烏之意  
受寵若驚知呼曹作馬之非以勤爲愼則一尉之榮皆  
從特眷九人之祿兼給全家豈敢更有私求上煩清聽  
此某所以默默未呈而區區難已者也雖其誠感非可  
言宣不有蕪辭曷伸積悃外近文數篇附呈侍史伏乞  
寵誨以正歧趨無任感激之至謹啟

上座主顧晴芬先生啟

前石士年丈撤闔方畢侍坐未安手示見宣心感靡旣  
伏惟老夫子大人昭回降彩沆瀣融精崇天爵於八儒  
敷地官之六典掄材竹箭則鵬快圖南校士金臺則馬

空冀北朝英允屬宸眷滋隆而某自函丈睽違音塵  
間隔莫與梁公之藥空慚汲黯之薪五斗米而折腰固  
知免矣百尺竿而失足悔可追乎計惟眺望蓬門樓遲  
蘿屋每過春晚只見狂花欲掃秋庭尙憐病葉出癡蠅  
於故紙彈破屏風數野馬於虛窻坐移朝日流光自惜  
抱影誰知猶蒙夫子大人親揮谷札遠賁山樊賞敬禮  
之小文憐宗元之大拙固當珍逾三錫貺比十朋懸置  
坐間夸張儕右使知彭宣經術親受於通侯韓愈歌詩  
亦徵於相國屋增烏好門藉龍高揚子逐貧之賦舊作  
可刪李翱薦士之書新知或遇金華一別雖伏謁之難

期玉札十行已增榮於無旣感戴之至無任下情

謝陶雲汀中丞啟

三月某日元和縣官封寄到如臯關聘一件拜領之下  
感愧靡旣伏念某藏豹未深雕龍虛飾渾脫未傳於弟  
子臯比敢望於人師乃蒙年丈大人特賜劉書藉談戴  
席紆前勞於負米徵後效於傳薪昔秦國徵賢僅持五  
穀漢儒問字不過一鷗隆殺之儀今昔殊異此蓋伏遇  
明公淵谷爲懷帡幪同量八州作督已媲美於家詩二  
徑無資亦推仁於前訓故於下走得及隆施憐其仙尉  
之遺將同市隱欲使都官之後免致詩窮仰慈三沐三

薰粗可一觴一詠撫躬滋愧報稱難名無任下情特申  
中謝

寄陳遠雯太守書

去歲嶰筠中丞以曾亮薦主翠螺講席卽蒙惠允遠齋  
聘任祇領之下以感以愧伏念先生以玉局之仙人受  
金莪之重寄風清屬吏水是西江詩愛宣城山連東郭  
蓋太平太守多集英修撰之官況公望公才佇開府儀  
同之寄蘭風遠被葵日同傾曾亮學異常楊才殊短李  
米五斗而折腰久無榮願墨一升而受罰莫喻慚懷偶  
逢同榜猶顧影以自慚況遇英材敢抗顏而相對此蓋

伏遇執事古心爲質甘肉憐才欲使鼓皮已敗尙附味  
於參苓琴尾雖焦亦調音於匏竹幸攀交之有自實感  
激之難名趨詣非遙先此馳候

與王叔原札

啟者峻生舊宅曾亮僦居名四條胡同在宣武門左里  
多下戶地非通衢有秦人之棄灰來廉頗之遺矢自巷  
南巷北皆半下半高暑風乍動全生逐臭之蠅微雨初  
過已浸障泥之馬敢祈指揮伍伯賜與廓清冀憑五色  
棒之威以便雙車輪之路

江亭展禊序

道光十六年四月葉筠潭先生暨黃樹齋兩鴻臚徐廉  
峰黃和卿兩編修陳頌南汪孟慈兩戶部凡是六主各  
延七賓四十八人符羣賢之數四月三日爲展禊之舉  
遂登江亭以會而書誌逸興也於是城對北闕閣臨西  
山莽蒼四碧渾蒹蒲之眾容崢嶸九葩納菡萏之遙景  
此登賞之地也三選七遷之英流九墨八儒之碩彥宮  
中給事走馬先來關外詩人騎驢忽至此賓客之選也  
仲宣拙毫相如侔色流連景光原始事物捧劍之義折  
摯虞之小生彈琴之敘同昌黎之太學此詞翰之美也  
蓋自永和癸丑之後迄茲道光丙申之前若興公南澗

子範家園庾信華林元長曲水雖觴詠間作風流未窮  
縣祀過千斯賢倍百或郊島孤賞無與聲明或川岳分  
光侈言諛導豈若際潤色鴻業之盛萃雜襲魚鱗之才  
城南韋杜首夏清和追餘萌於榮葩想新波於盛流陶  
陶然忘其我夏我春落落然不知視今視昔也爰總眾  
製聯爲大軸作苑本新圖附臨河舊搨藏之蘭若寺曰  
棗花此則元凱沉碑於峴水自喜其名太傅寫本於經  
堂自廢其集古有行者今無愧焉

展東坡生日序

道光丙申年程春海侍郎擇西京祀竈之辰展東坡生



日之會三九合簪五七分製以鶴南飛一曲每字拈韻  
分客賦詩招未至者別爲序焉昔先生黃州收迹赤壁  
探幽祥符燈火已隔於平生臘日妻孥亦難爲酬對乃  
卽莽蒼之野爲樂壽之堂斷岸扁舟孤臣抱月空江野  
飯疏客如星郭古二小生蓋微者耳蘇門四君子能同  
之哉今則名卿徽席上客薦尊炷銀篆盤之香供玉糝  
羹之饌猶復設象招屈陳詩祭賈振高言於朝英歌壽  
人於曠世豈非今昔殊觀抑亦風流相紹乎或謂今者  
之會昔人無知則先生固云自不變者觀之物我皆無  
盡也故知凡有文字之日皆谷神不死之時豈獨丙子

之年爲張僊降生之日此南華火傳之薪卽東坡長生之學者矣是日入座者吳荷屋中丞潘芸閣祁春浦兩侍郎徐廉峰侍御凡是四客合爲五詩作序者一人上元梅曾亮也

謝林制軍啟

前榮覲之時過蒙優渥久稽肅謝愧德彌深敬稔政體康和天寵稠疊欽誦無似昨伏聞疏陳賊首事宜具兄明公深識訐謨得古大臣之幹局不辯儂智高之未獲武襄所以爲純臣不言王林卿之尙生何竝所以知大體兼前賢之長妨後事之患足以下肅民志上重

國威古大臣知經術者效蓋如此聽於下風竊自鼓  
舞忘其身之賤貧而無與於已也謹因肅謝輒述鄙誠  
謹啟

代友人與張海珊書

違侍警欬忽更歲月敬審旬宣就功台候增福化洽十  
部樊讌時開恩周百城夢澤同沛依戀彌深欽仰曷已  
昨來家書悉弟館事荷荊州之一紙發齡石之百函因  
念頻年以來獲在鎔範噓枯吹生推長覆短以十駕之  
馬而飼以玉山之禾憐二寸之魚而泳以東海之水德  
則厚矣愧何如之昨愚翳來都微幸獲舉當畱春集以

便溫卷矯彌明以俗書改伯芻之澁體冀有尺寸之獲  
上慰裁成之心惟本擬雁臣及秋而去未謀熊館經寒  
始憂戴吳人之冠難望其好著齊兒之衣不中其度正  
字之炭成詩而未來協律之裘無畫之可易又新集同  
榜事隨日生大錢一千難給廚娘之求青銅三百莫供  
車子之費無簾可障有義難藏龍門未期鮒轍先告每  
客館夜靜懸懸家庭弟待一枝之借母缺三釜之養甕  
無冬蓄之菜架無秋懸之衣抗音方誦已誤閒篇舉燭  
作書皆成鄙字誠中心營營無可自主以至此也某身  
爲寒人交鮮熱客誠不能說君牙而西游感守珪而北

望且以爲與其卷舌擬足干求於途人不若披心見情  
控告於函丈伏惟明公念長安之居不易知貧賤之難  
爲工恕其愚蒙軫其偏仄終始前惠俾無憂生不任干  
冒屏營之至

普洱茶賦

客誇於余曰君亦知普洱之茶乎大川之原孕此珍草  
豈惟渴羌老饕是寶觸嘗飲之而思食侏儒得之而消  
飽若有頭羹骨飯油蒸糝熬托胎抹肉爛房撲刀飽喫  
大啜赤舌如燒臟神踉蹌五窮駭逃緩帶捧腹彭亨消  
搖飲此一勺寬中漚膏余笑而言客辭誠勞罄吾腹之

所有恐不可與此遭吾將定百饗之食籍與三九爲素  
交公膳卻驚朋酒捐羔食蟹嫌躁烹魚惡勞豈五千卷  
之撐腹乃山膚與溪毛則有瓜號東陵果名南燭平仲  
茗菜散人杞菊淘文先生之槐燒饒太守之竹響風露  
於齒牙窮青黃於水陸主人淡泊館蟲遷逐安用是茶  
澆我心曲客曰噫嘻子言則狂是至人之練藏豈下士  
之可望子不能谷口剝棗江頭種桑辨抱朴之藥性寫  
通明之術方方且騎曹問馬郎官牧羊監河貸粟有山  
乞糧三升戀酒五饋驚漿雖倔強於人間祇塵容之皇  
皇且夫仲子食鶩魯公乞鹿儀休嗜魚曼倩割肉此皆

標獨行與精忠建循聲與高躅猶未能超臆腥而絕塵  
埃也予安逃乎人祿主人間言恍若有亡於是屏靈龜  
之卦歌嘉魚之章樹吾牙頰寬吾肺腸髮繞炙而勿唾  
手觸羹而不僵無盤飣之悵望無杯炙之慚惶甘嘯暝  
於醉飽混埃壒而相忘客乃稱善能自求福以三百圓  
去汝腊壽主人乃上手稱謝藏之篋櫝

祭李芝齡先生墓版

咸豐五年二月十九日清明節門下士南河總督楊以  
增江安糧儲道署江甯布政使何俊禮部員外郎赫特  
赫訥前戶部郎中梅曾亮謹以牲牢酒醴致祭於故禮

柏枧山房駢體文

卷下

七

部尙書李公之墓惟公文昌應瑞眞府歸神久安吉於  
牛眠曾降祥於鶴弔几茲含識共懷樵蘇況在從遊豈  
忘營奠某等以守官斯土或暫寓名區當年京邸同依  
桃李之門今日山陽近接松楸之隧慨光風之久隔念  
春露之將濡竊以門人上冢事載儒林寒食禁煙時宜  
野祭特展九原之敬式瞻三版之封素車白馬已慙會  
葬之無從紫氣青牛尙冀傳經之如在尙饗